

<<何为大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何为大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1006745

10位ISBN编号：7511006744

出版时间：2012-1

出版时间：海豚出版社

作者：原著 蔡元培, 导读作者 陈平原, 绘者 ROCKAT

页数：14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何为大学>>

内容概要

《蔡子民先生言行录》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一部重要思想言论著作，1920年由新潮社编辑出版。

全书分六类：第一类“关于最重大普遍的问题”（十八篇），第二类“关于教育”（十六篇），第三类“关于北京大学”（十八篇），第四类“关于中西文化的沟通”（十一篇），第五类为“普通的问题”（十一篇），第六类为“范围较小、关系较轻的问题”（十篇）。

所谓“大学”，不仅仅是一种“功业”，同时也是一种“言说”。后人评价蔡元培，看他如何“办大学”，也看他如何“谈大学”。陈平原认为，蔡子民先生在追忆北大岁月时，总不忘阐述自家的大学理想。因为所谓大学精神、大学文化以及大学管理等，既是一门高深学问，也是一种日常生活；如此兼顾理论与实践，需要一种特殊的文体来实现。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即席发挥或精心准备的各种“演说”，便成了关键的一环。这些演说，若足够精采，也可能成为“传世文章”。陈教授相信，办大学，需要做，也需要说——持续不断地阐述大学的宗旨、功能、风格、日常运作乃至专业设置等，某种意义上，也是办大学的“题中应有之义”。因此今天我们阅读《蔡子民先生言行录》，可以从此角度进入。

<<何为大学>>

作者简介

陈平原

北京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双聘教授、北大中文系主任、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、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。

近年关注的课题，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、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、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、图像与文字等。

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“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”（1991）；获全国高校一、二、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（1995，1998，2003）、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（2006）、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（2006）等。

先后出版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》《中国散文小说史》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《大学何为》《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》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》等著作三十种。

另外，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，1991—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《学人》；2001年起主编学术集刊《现代中国》。

ROCKAT

ROCKAT漫画工作室，由简振杰与钟仁杰所成立。

两人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，均是从小看日本漫画长大的小孩，由童年的《七龙珠》到现在的《海贼王》，都是成长的最大养分。

以成为漫画家为毕生职志。

2010网络发表漫画：Blue

Joker - 蓝色小丑。

<<何为大学>>

书籍目录

他们这么说这本书
和作者相关的一些人
这本书的历史背景
这位作者的事情
这本书要你去旅行的地方
何为大学/陈平原
北大二三事/ROCKAT
原典选读
这本书的谱系
延伸的书、音乐、影像

<<何为大学>>

章节摘录

何为大学？

/陈平原 沧海桑田，人类历史上最为长寿且最具活力的社会组织，除了教会，就是大学。

到欧洲游览，这个感觉特别明显。

转瞬间，辉煌的宫殿灰飞烟灭，雄伟的军事要塞成了废墟，庞大的企业也可能突然破产，只有大学，还有教会，不屈不挠，几百年风雨兼程，一路走过来，而且越走越风光。

在可以预见的将来，这两者都会继续存在下去，且日益辉煌。

如此说来，理解何为“大学”，以及关注中外大学的走向，变得至关重要。

晚清以降，中国人办大学，成绩卓著的不少，可最著名的，莫过于北大校长蔡元培。

百年中国，有独立的大学理念，且能够真正付诸实施的，不敢说仅此一家，但蔡元培无疑是最出色的。

这是因为，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，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；有其位有其识者，不一定有其时。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，才可能有蔡元培出掌北大时的挥洒自如。

在我看来，所谓“大学”，不仅仅是一种“功业”，同时也是一种“言说”。

后人评价蔡元培，看他如何“办大学”，也看他如何“谈大学”。

蔡先生明白这一点，在追忆北大岁月时，总不忘阐述自家的大学理想。

为什么？

就因为，所谓大学精神、大学文化以及大学管理等，既是一门高深学问，也是一种日常生活；如此兼顾理论与实践，需要一种特殊的文体来实现。

某种意义上，校长之即席发挥或精心准备的各种“演说”，便成了关键的一环。

这些演说，若足够精采，也可能成为“传世文章”。

今天我们阅读《蔡子民先生言行录》，正是从此角度进入。

大学史及“蔡元培神话” 自从进入文明社会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“初等”及“高等”的教育。

但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University，在中国，却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。

“大学”一词，若指周之辟雍、汉之太学以及晋以后的国子学，念 t3i xu9。

至于实施现代高等教育的学校，念 d3 xu9。

依此类推，中国的 t3i xu9 史，从先秦讲到晚清；至于 d3 xu9 史，则只有一百多年。

硬要高谈阔论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“中国大学”，恐怕难得要领。

这本来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，之所以长期不被学界正视，就因为涉及所谓的“民族自尊”：一个文明古国，怎么可能只有百年“大学史”？

哲学家冯友兰的话很有代表性：“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，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，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。

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张其昀撰《源远流长之南京国学》，称中央大学的历史，应该追溯到南朝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湖南大学力争自家的历史从岳麓书院（976）说起。

幸好这些努力，都被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否决了。

否则，神州大地将涌现一大批远比巴黎（1170）、剑桥（1209）、哈佛（1636）、耶鲁（1701）古老得多的“大学”。

希望藉“重写校史”而争得“光荣传统”的努力，其实一直没有停止。

主张“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”的，不仅是哲学家冯友兰，东方学家季羨林也认定从太学算起的说法“既合情，又合理”。

学者任继愈在《北大的“老”与“大”》中，努力论证北大“是汉唐以来‘太学’的继续”。

作为硕学鸿儒，冯、季、任三位并非校史专家，其建议也未曾详细论证，只能“聊备一说”。

校史专家萧超然接过此说，将其“精确化”，论证北大校史应追溯到晋代的国子学，乃“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”。

对于此类“为母校争光”的努力，我持反对意见。

<<何为大学>>

理由很简单：一、在晚清学界，国子监与京师大学堂没有关系；二、北京大学并非直接继承国子监而来；三、将北大历史延长一千六百年于情不合，于理不通；四、这种改写历史的冲动不值得提倡；五、倘若希望继承“中国古老的优秀文明”，国子监并非重要的思想资源。

最近这些年，中国各大学的“校史”越说越长。

北大还好，仍坚持以戊戌维新为起点，连颇多关联的京师同文馆（1862）这条线，也都不愿意拉扯上。

如此立论，也算是蔡元培校长的“遗训”。

为什么这么说？

1918年，蔡元培为《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》作序，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：“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，见陈教授汉章所作《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》，然往昔太学国学，其性质范围，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。

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，直当以高曾祖祢视之。

而北京大学本体，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。

”1948年，北大纪念建校五十周年，胡适撰文称：若从太学算起，北大“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”；可这种拉长校史的“诱惑”不可取：“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，不愿意卖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寿。

……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，着实有点志气！

”现在有人断章取义，说蔡、胡两校长也都主张北大从汉代太学算起。

这不对，白纸黑字，他们俩都是反对拉长校史的。

说实话，今日的北大，以及所有中国大学，努力追摹的，不是“三代之学”，不是汉代的太学，不是宋元的书院，也不是明清的国子监，而是西方现代大学——从学科设置，到课堂讲授，甚至毕业典礼，全都是舶来品。

这是明摆在眼前的现实，不容抹杀。

以北大为例，所谓从汉武帝元朔五年（公元前124年）创建“太学”说起，无非满足一下虚荣心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。

我们的任务，借用蔡元培的说法，应是参酌“欧美教育新法”与“孔墨教育之精神”。

前者之兼及为真理而研究、陶养道德以及发展社会教育，分别指向德、英、美三种颇有差异的大学理想，固然值得借鉴；后者之注重“陶养性情，发达个性”，也不是太学或国子监所能涵盖。

北大的三个关键时刻 在我看来，北大一百一十二年的历史，有三个关键时刻。

第一个关键时刻是在1917年开始的“新文化运动”（含1919年的五四运动），确立了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声誉，尤其是其救国救民、舍我其谁的精神气质，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。

北大百年校庆期间，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“大话”：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，北大现在不是、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“世界一流”；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，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。

因为，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，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，这样的机遇，其实是千载难求的。

说的便是这一段历史。

1921年7月16日，蔡元培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上演说，比较了德国、法国、美国以及中国的大学制度，其中有一句：“北大学生最关心国家大事。

”时间过去了将近九十年，此说仍大致可信。

这一“校格”，你可以喜欢，说北大学生志向远大；也可以不喜欢，说北大学生眼高手低。

这都是事实，就看你对“大学功能”的定位以及对“大学精神”的理解。

第二个关键时刻是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，是现代中国大学之路的大转折。

政府一声令下，保留十四所综合大学，其他的改为专业院校；加上此前的接管教会大学，取消私立大学等措施，对很多好大学造成严重伤害。

但也有获益的，比如复旦大学的学术实力因此迅速提升。

北大则是得失参半，割掉了工科、农科、医科等，是很大的遗憾；但在人文及数理等基础研究方面，

<<何为大学>>

实力大增。

以中文系为例，杨振声、冯文炳等教授被调出去了；但吸收了不少清华、燕京的教授，还把王力领导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连锅端过来，那可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。

至于哲学系，那就更离谱了——既然有马列主义作为指导，全国办一个哲学系就够了，于是，各地著名的哲学教授，大都被集中到北大来。

北大的精神气质植根于“五四运动”，学术底蕴则得益于院系调整。

至于第三个关键时期，则是百年庆典。

观察北京大学历史上这三个关键时刻，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，只有第一次。

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，来自北大师生，其努力方向，与政府的追求风马牛不相及，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。

至于后两个重要转折，则是政府主导，大学配合。

燕园情怀 说到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，之所以能有如此业绩，与校长蔡元培密切相关。

蔡元培（1868～1940），字鹤卿，号子民，浙江绍兴人。

前清翰林，清末参加同盟会，闹革命，还曾任暗杀团团长；武昌起义后回国，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。

1917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，前四年全力以赴，后六年半经常外出，先是考察欧美教育，后因政治抗争而不时离职。

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，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。

蔡先生乃国民党元老，在政界及学界均有很高声望。

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。

蔡先生那么多职务，最让人牵挂的还是北大校长。

政治立场迥异的各界名人，说到蔡先生，无不交口称赞。

而且，大都落墨在“校长”，而不是“部长”或“院长”——尽管后两者职位更高些。

当然，北大学生多，会写文章，这也是事实。

可官大没用，部下不见得真的服你，当年为了某种利益而拚命拍马屁的，日后也可能翻脸不认人。

不像北大学生，对于蔡校长的崇敬，至今未改。

这一点，你一踏入燕园，马上就能感觉到。

假如承认北大对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性，以及蔡元培对北大性格形成所起的决定作用，那么，就有必要认真思考他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。

更何况，理解蔡元培之于北大，也就部分理解了现代中国的大学之路。

谈蔡元培，我选择1920年出版的《蔡子民先生言行录》作为主要文本，那是因为，我相信，办大学，需要做，也需要说——持续不断地阐述大学的宗旨、功能、风格、日常运作乃至专业设置等，某种意义上，也是办大学的“题中应有之义”。

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/蔡元培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，予方服务教育部，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，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，想必闻知。

士别三日，刮目相见，况时阅数载，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。

予今长斯校，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。

一曰抱定宗旨。

诸君来此求学，必有一定宗旨，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，必先知大学之性质。

今人肄业专门学校，学成任事，此固势所必然。

而在大学则不然。

大学者，研究高深学问者也。

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，以求学于此者，皆有做官发财思想。

故毕业预科者，多入法科，入文科者甚少，入理科者尤少。

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快捷方式也。

因做官心热，对于教员，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，惟问其官阶之大小，官阶大者，特别欢迎，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。

<<何为大学>>

现在我国精于政治者，多入政界，专任教授者甚少，故聘任教员，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，亦属不得已之举。

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，姑不具论。

然弭谤莫如自修，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，问心无愧，于我何损？

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，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：入法科者，尽可肄业法律学堂，入商科者，亦可投考商业学校，又何必来此大学？

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，为求学而来。

入法科者非为做官，入商科者非为致富。

宗旨既定，自趋正轨。

诸君肄业于此，或三年，或四年，时间不为不多，苟能爱惜分阴，孜孜求学，则其造诣，容有底止。

若徒志在做官发财，宗旨既乖，趋向自异。

平时则放荡冶游，考试则熟读讲义；不问学问之有无，惟争分数之多寡；试验既终，书籍束之高阁，毫不顾问；敷衍三四年，潦草塞责；文凭到手，即可藉此活动于社会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？光阴虚过，学问毫无，是自误也。

且辛亥之役，吾人所以革命，因清廷官吏之腐败。

即在今日，吾人对于当轴，多不满意，亦以其道德沦丧。

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，勤其学，则将来万一生计所迫，出而任事：担任讲席，则必贻误学生，置身政界，则必贻误国家。

是误人也。

误己误人，又岂本心所愿乎？

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。

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。

二曰砥砺德行。

方今风俗日偷，道德沦丧，北京社会尤为劣恶，败德毁行之事，触目皆是，非根基深固，鲜不为流俗所染。

诸君肄业大学，当能束身自爱。

然国家之兴替，视风俗之厚薄。

流俗如此，前途何堪设想。

故必有卓绝之士，以身作则，力矫颓俗。

诸君为大学学生，地位甚高，肩此重任，责无旁贷。

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，更必有以励人。

苟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，已且为人轻侮，更何足以感人？

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，芸芸攻苦，毫无娱乐之事，必感身体上之苦痛。

为诸君计，莫如以正当之娱乐，易不正当之娱乐，庶于道德无亏，而于身体有益。

诸君入分科时，曾填写愿书，遵守本校规则，苟中道而违之，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？

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。

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。

三曰敬爱师友。

教员之教授，职员之任务，皆以图诸君求学之便利，诸君能无动于衷乎？

至于同学，共处一堂，尤应互相亲爱，庶可收切磋之效。

余见欧人购物者，每至店肆，店伙殷勤款待，付价接物，互相称谢。

薄物细故，犹恳挚如此；况学术传习之大端乎？

对于师友之敬爱，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。

余到校任事，仅数日，校事多未详悉。

前所计划者二事：一曰改良讲义。

诸君研究高深学问，自与中学高等不同，不惟恃教员讲授，尤赖一己潜修。

以后所印讲义，只列纲要，其详细节目，由教师口授后学者自行笔记，并随时参考，以期学有心得，

<<何为大学>>

能裨实用。

二曰添购书籍。

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，新出者甚少。

刻拟筹集款项，多购新书，以备教员与学生之参考。

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，以后会晤日长，随时再为商榷可也。

.....

<<何为大学>>

编辑推荐

《何为大学：蔡子民先生言行录》1916年秋天，身在法国的蔡元培接到了一通电话，促请他归国任北大校长。

蔡元培认定教育是救国的出路，便毅然于“大风雪中”来到了北大就任。

在面对军阀与中央政府的压力下，蔡元培把一向被视为升官发财阶梯的北大，改革为“新文化运动”的摇篮。

在就任演辞上，蔡元培开宗明义地说，学生来到大学求学，必先知大学的性质，这个演说奠定了他整个大学理念的基调。

日后，在很多场合中谈大学，蔡元培多围绕此中心打转。

看他如何“办大学”，也看他如何“谈大学”。

<<何为大学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